

# 高棉易主的前因後果

羅石圃

越共出動重兵侵棉，終于將此一鄰邦席捲，由其一手養育而成的韓善林集團取代波特政權，河內為何如此不擇手段公然侵併鄰邦？越共在一年以前便已兵臨金邊城下，棉共何以不由談判解決爭端？現在高棉既已易主，其後果又將如何？都值得深入探討。

## 一 複雜的邊界爭端

當一九七五年，金邊西貢相繼變色之日，越共與棉共便已由同盟並肩作戰的夥伴而發生領土之爭，不僅喬森潘一再聲言：在高棉領土之內不得再有任何外軍駐紮，且在康島、童島，已演成棉越共軍爭奪領土的烽煙。此後金邊爲了要求越共部隊撤出其國境，經常從廣播中發出忿怒的呼聲，同時雙方亦已燃起了邊境的戰火<sup>①</sup>。一般認爲越棉雖有世讎，且自獨立以來，便已發生領土之爭，但迄未造成兵戎相見，到兩國均已變色，已同爲共產國家所強調的兄弟之親，應不致爲此導成戰禍。

殊不知越高邊界爭執由來已久，至兩國共黨當權時，爭端益加複雜而擴大。溯自高棉真臘王朝投靠安南，除割讓一部份領土而外，且由於安南駐兵保護，使彼此邊境界限更加不清。至法國勢力侵入，印支三邦都爲其領地，爲分區統治上的便利，又將越棉疆域重予劃分，使高棉領土，再一次被納入南越版圖的頗多。這是兩國獨立後，施亞努當權時的高棉，不斷要求西貢政府歸還其領土的來由<sup>②</sup>。

至六十年代越戰爆發，施亞努爲了報復西貢拒不歸還其要索的領土，遂不惜讓北越南侵部隊假道高棉，並在毗連南越邊境的棉邊建立庇護所，及糧秣軍械儲屯區。不料北越共軍得寸進尺，反客爲主，在立足地穩定後，即建築永久性營房與聯結南越交通系統的公路網，並進而侵佔棉軍哨所，及向當地棉人派伏征糧。其後高棉羣衆雖已罷黜施亞努的元首地位，並由龍諾政府出兵驅

註① 香港「星島日報」，刊載該報專用「紐約時報」華府電，一九七七、八、十、一版。

註② 「東南亞通史」，培爾原著，黎東方譯，教育部「世界名譯委員會」主編，第一冊。

逐越共駐軍，然而這些邊疆，被佔如故<sup>③</sup>。此乃棉共當權後，與越共之間的另一領土之爭。

高棉湄公河三角洲壤地，如鸚鵡嘴、魚鈎等鄰近之地，與南越犬牙交錯，除以華人為主體的居民分屬兩國而外，且有不少居地屬於南越的棉人，及越人居地屬於棉境。所以越共自始便以伸入越南的棉地為其三角洲窠巢。當施亞努親河內時代，美越聯軍自不敢逾越雷池，但在龍諾政府與美越並肩抗共之後，金邊亦無暇掃蕩此一越共巢穴。俟尼克森將越南戰場擴至高棉，始將此一越共三角洲基地收復，但又苦於金邊無法分兵防守，祇有於美軍如限撤出棉境之際，交由西貢派兵援防。至兩國相繼變色，棉共要求歸還此一舊疆，越共則認為這片土地乃取自前政府部隊手中，自應屬於越南領土。遂形成了兩國共黨當權後，又一項新的領土爭端<sup>④</sup>。

## 一 棉共憎恨越共的來由

依照常理，越棉共的領土爭執雖非常廣泛複雜，但以共產政權所強調的兄弟般友誼，及對所有國家標榜的「和平共處」——以談判解決爭端，在兩國共黨多年同盟及並肩作戰的親切關係下，斷不應該訴諸戰爭。縱使偶然造成邊境衝突，雙方當軸亦應以談判恢復和平，何況共產國家集團，亦不能容許兄弟鬩牆，互相火併。然而越棉共黨掀起了戰火，且迄未付諸談判，共產集團的「兩大」，不僅不出面斡旋和談，且彼此各有偏袒，不惜從中火上澆油，以致戰端一開而不可收拾。何以致此？顯然是在領土之外，另有觸發戰爭的原因。

一般多認為印支三邦共黨，都是越共一體的分支，其實胡志明於一九三一年組成的「印支共黨」，雖連泰共都一併納入，但棉共「赤吉蔑」(Khmer Rouge)，則遲至一九六〇年始告組成，與越共並無關聯。由越共哺育而成的另一股棉共「吉蔑越盟」(Khmer Vietnam)，雖為「印支共黨」的成員，但在抗法戰爭期開，始終祇能徘徊於寮棉邊境，無法伸入內地。所以當一九五四年越戰停火協定簽署後，河內即將此一營棉共武裝撤回北越整訓。在越戰爆發後，越共為了向高棉假道，更不敢觸怒金邊而護送其回棉。至一九七〇年，金邊政變，代替施亞努執政的龍諾政府下令驅逐越共軍，這才讓它所卵翼的「吉蔑越盟」回國，參加和它同盟的「赤吉蔑」陣營。

「赤吉蔑」鑒於自建黨以來，越共對它的求援一概置諸不理，在經由周恩來竭力促成的印支共黨同盟後，河內雖不得不為棉共轉運來自中共的支援補給，並另有越共分給的軍援，但其送回的「吉蔑越盟」則顯然是它的代表，隨時都在陰謀奪取棉共領導權，所以棉共自始便認為他們是裏通外國的「棉奸」，祇畀予砲工兵教練及後勤等任務，且監視甚嚴。至於這批離國已經十六年

註③ 「柬埔寨何以解除共黨套索」，本刊、九卷、七期、拙著，一九七〇、四、十。

註④ 「赤化後的高棉政情」，本刊、十五卷、九期、拙著，一九七六、六、十。

的遊子，一旦回國，與祖國社會難免格格不入，處處感到生疏，以致在棉共區都譏笑他們爲「半高棉人」。越共給予他們向棉共篡奪領導權的任務，自無法得逞，然而喬森潘與波特集團，更由於不斷發現他們所執行的爲越共奪權陰謀，便益加視河內政權爲不共戴天<sup>⑤</sup>。

### 三 中共經由棉共向越南輸入戰爭

中共雖早與高棉建有邦交，並對金邊多方籠絡，但對「赤吉蔑」則仍然暗中支援，以致一九六七年施亞努因此幾乎與它斷交。到施亞努被黜，在北平建立流亡政權時，能够由周恩來爲他拉攏「赤吉蔑」合作，都是基於此種淵源，其後北平對棉共的無償軍援，不斷經由北越運入棉共區，雙方關係便益加親切<sup>⑥</sup>。站在棉共的立場：爲了使高棉在赤化後不致淪爲河內的附庸，便唯有倚賴北平支持才能維持獨立。至於一直尙與龍諾政府保持外交關係的蘇俄，在「赤吉蔑」心目中，則視爲深讎大敵，這便更促成它認爲與蘇俄對立的中共，益加適合爲它撐腰。

在北平，對「赤吉蔑」的輸誠投靠，則認爲此不僅於印支變色後，可使蘇俄的勢力不能伸入高棉，且可利用它與「南解」等都堅決反對淪爲河內附庸的心理，由它促成雙方聯合，一致倚靠它反抗親俄的越共，更不難將莫斯科的勢力排出整個印支地區。這從越棉變色前夕，「南解」領導人范雄率團訪問棉共，聲明彼此密切合作，及北平乘河內挾蘇俄大量軍援即將攻下西貢時，搶先支援棉共攻陷金邊，都可看出蛛絲馬跡。至於此後南越各地叛軍蜂起，在越共防軍忙於招架的情勢下，棉共突擊隊又不斷攻擊越邊，更顯示「南解」與棉共的裏應外合，正是中共用以打擊河內親俄政權的絕招。

南越在變色的當時，即已叛亂回起，其中包括被擊潰而繼續反共作戰的前政府部隊，及以湄公河三角洲爲基地的「和好教」，以西寧爲大本營的「高臺教」廣大信徒，由於此兩大教派不僅到處都設有領導教徒的教堂，且擁有裝備相當齊全的自衛武裝，一向與越共誓不兩立，所以在阮文紹政府於中部高原撤守而節節敗退時，其教主便以死守家園而號召信徒，並曉諭軍中子弟回鄉守土，所以這些與高棉接壤地區，早已成爲南越反共基地，不願放下武器的前政府官兵，不論是否教徒，亦都匯集於此<sup>⑦</sup>。

他如越南中部高原的邦美蜀，乃少數民族聚居之區，美國「中情局」所組成的山地特種作戰兵團，其兵員都是在此就地取材，一向都是越共的剋星。自中部棄守之日，這支山地部隊便獨立保衛家園，這是越共在席捲越南後所面臨的另一叛亂武裝。從金邊廣播電台，經常播報這些南越叛軍襲擊越共軍的戰訊<sup>⑧</sup>，顯示彼此早有聯絡。爲了都是對河內敵愾同讎，根本不計及國別與立

註⑤ 「中央社」洛杉磯電，一九七八、元、十六、引據洛杉磯時報記者喬治曼谷電。

註⑥ 同註⑤

註⑦ 「赤色越南的內憂外患」、「幼獅月刊」、第四五卷、第四期，拙著、一九七七、四

註⑧ 「路透社」曼谷電，一九七八、十二、廿四、引述金邊電台廣播。

場。

至河內在莫斯科鼓勵下，提前成立南北越統一政府，不僅使「南解」及其同盟黨派喪失了獨立政府之名，且使彼等在政府與黨的席位中，亦與北方不成比例，以致這批原已與中共暗通款曲者更加倒向北平，且不惜與南方反共勢力合流，及與棉共突擊隊裏應外合。這在黎笋對黨代表大會的講話中即有所透露<sup>⑨</sup>，再證之以毛澤東向河內領導層於西貢淪陷前提出的警告：「越南如果反帝不反修，將有第二次革命」<sup>⑩</sup>——等於已明言：假使越共祇反「美帝」而不反「蘇修」，則北平將指使其越南心腹，發動反對河內親俄政權的戰爭。可見南越叛亂勢力無分立場的結合，乃有北平伸入的黑手。棉共突擊隊，便在替它向南越輸入戰爭。

#### 四 越共攻棉爲攘外安內

越棉共之戰，有證據顯示是由棉共先行開啓戰端。瑞典記者於訪問南越後所發出的報導，及經由南越逃出的高棉難民，都異口同聲地指出：南越鄰接棉邊的湄公河三角洲一帶，經常遭到棉共軍的攻擊，尤以朱篤、河仙兩大城市，居民逃避得十室九空，到處可以看到砲火的破壞遺跡，隨時都可聽到槍砲聲。由前年一年，越共總參謀長文進勇、國防部長武元甲，都先後親臨此一戰區視察，便不難想見其邊防戰況嚴重之一斑。

至於人口不過五百萬，總兵力僅有八萬人的棉共，何以敢於向全人口將近五千萬，擁有兵力六十萬人的越共不斷挑起戰爭？越共軍又何以不能鞏固邊防？答案很簡單，是由金邊爲了報復河內的強佔疆土及宿怨，在北平的教唆支援下，不惜打擊越共的弱點而形成。南越經常遭棉共突擊的地區，除位於三角洲的朱篤、河仙等地而外，便是西寧。而這些地區，又都是南越叛軍「和好教」、「高臺教」的基地。越共既無法建立民防組織，且叛軍又與棉共軍聲氣相通，這是越共防軍防不勝防的原因之一<sup>⑪</sup>。

其次是棉共突擊隊，乃經由中共派遣游擊戰專家編練而成。以廿四人爲一組，配備輕武器。但隨時可以結合爲相當於一個團的兵力，另有砲兵及輜重兵支援，採「敵分我合，敵合我分」戰法，機動快速，使越共正規部隊無法捕捉，疲於奔命而難以防堵。加之三角洲居民以華人爲主體，棉人居次。據河內指控：中共在越南建有華人第五縱隊；金邊廣播亦透露南越棉僑，已與「和好教」、「高臺教」信徒，組成反抗河內的政府<sup>⑫</sup>。可見越共在南方所遭受的攻擊，並非單純的棉共突擊隊問題。

前年十二月杪，越共出動六個正規師攻入高棉，但已兵臨金邊城下而又懸崖勒馬，顯然在以戰迫和。接着在南越提前消滅私

註⑨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六、十二、十九、二版。

註⑩ 江青對中共外交幹部講話。

註⑪ 「越棉戰爭的經緯與評估」、本刊、十七卷、五期，拙著、一九七八、二、十。

註⑫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十二、廿四、一版。

營工商業，迫使廣大的華人工商業者掃地出門，企圖將其一律關入集中營。這顯示河內所採的平定邊亂政策，為安內攘外雙管齊下——對外迫使棉共停止挑釁；對內清除被中共納入第五縱隊的華人。不料南北越華人同時興起逃亡潮，十數萬扶老携幼的華人都從邊境湧向大陸。北平立即以護僑姿態，對越華逃亡推波助瀾；同時宣佈停止援越，撤回所有專家技術員工，並移置重兵於邊界，形成與越共防軍劍拔弩張，顯示熱戰已有一觸之勢，這些都是為了牽掣河內進軍高棉。

## 五 攻佔金邊的背景

情勢很顯明，中共之所以利用棉共向南越輸入戰爭，並對越共作出陳兵護僑的姿態，都在報復河內親俄，企圖促成越共出現遠俄而重新回到它懷抱的政權。然而莫斯科的對策，則為藉機進一步拉攏越共，使河內於加入東歐國家「經助會」以後，再進而訂結「越俄友好合作條約」。前者在補償中共停止經濟援助的損失；後者則在迫使北平不敢以攻越而援棉，否則蘇俄即可攻擊大陸的北方。可見中共不僅未能達成迫使河內遠俄而與它重拾舊歡的企望，反而對莫斯科為叢驅雀。越共之所以敢於攻佔金邊，席捲高棉全國，是因有此條約的憑藉，斷定中共不敢向它進軍，這是高棉易主的因素之一。

越共向高棉進軍的消息，乃由金邊首先公開揭露，並宣佈與河內斷交，再由北平開動所有傳播機器向全世界播報，內容多屬根據棉共一面之詞，顯然都在為了暴露越共侵略，造成學世輿論的制裁。又因河內當時正急於以和平姿態向自由國家求援，尤其盼望與美國建交，以致越共軍雖以破竹之勢而兵臨金邊城下，但不得不懸崖勒馬，顯然是唯恐影響美越建交。至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消息傳出，河內已深悉它與美國建交勢必因此一時無望<sup>④</sup>，遂無所顧忌地席捲高棉。這又是金邊易主的另一因素。

以聯合陣線從內部奪權，是共黨一貫的統戰策略。棉共陣營之內，既然在一九七〇年，便已由越共送回大批經過它長期培養的棉共份子，雖因「赤吉蔑」早有防範，歷次陰謀政變都被破壞，不得不逃回越南，但在河內進軍高棉後，越共便可利用這批「半高棉人」在佔領區建立政權，再將棉人編練成軍，俟其壯大時攻佔金邊，至少可以遮蓋河內侵略的面目。至於何以延至越共軍攻佔金邊前夕，始將「高棉民族聯合救國陣線」組成，這又說明了棉人對越人讎視的深切，使越共對其一手培養而成的棉共份子也心懷疑慮，以致河內唯有甘冒侵吞鄰邦的大不韙，才能達成攘外安內的企圖。但基於此一因素，今後金邊傀儡政權的處境，亦必非常艱難，何況波特政權的武裝部隊，並非被越共重兵消滅，祇是分別撤到山區，其發動長期游擊戰爭，乃為勢所必然。

## 六 中越對峙情勢發展的估計

越棉共之戰的根本原因，應該追溯到河內政權建立之日，中共與蘇俄為了對越共領導權的爭奪，便有「和」、「戰」路線的

註④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八、十二、八、一版。

對立，使河內在兩大之間，已發生事齊事楚的困難。自一九六一年寮戰爆發，接着越戰亦起，胡志明之所以不惜開罪蘇俄，重新追隨中共的武闢路線，乃由於寮共與「南解」都傾向北平，沉醉于「鎗口裏出政權」的口號，如果河內不出兵參戰，中共則可直接支援它們武裝奪權，陷北越於中共伸展的勢力包圍中，蘇俄亦鞭長莫及，但在北平，則認為祇須越共走上戰爭路線，即無法不依賴它近水樓台的支援。蘇俄如果支援越共作戰，勢必觸發美俄核子戰爭，正是它求之不得的事，否則印支共黨在長期作戰中，便都會成爲它的附庸。

至蘇俄軍援河內，越共親俄派抬頭，造成河內與北平之間枝節橫生，於是中共祇有大力支援棉共，籠絡寮共的「愛陣」與「南解」。不料印支變色後日益倒向蘇俄的越共，其採取的對策，爲一面將它一手培養的寮共領袖凱山送回永珍接掌政權，迫使親北平的「愛陣」閣員都下台出國；一面將南越政權合併於河內，形成「南解」要角大都有職無權，從此，中共當年興起的反美排俄印支之戰，其結果是美國勢力雖被驅除，蘇俄勢力反而乘機楔入。當中共在印支的最後據點——高棉，再被莫斯科指使河內予以吞併時，北平在此一地區便毫無立足餘地，可見它與蘇俄對印支共黨陣營領導的爭奪，已經全盤皆輸。

很顯然，自高棉易主後，胡志明所構想的赤色「印支聯邦」即將組成。由於河內已經公然倒入莫斯科懷抱，這對中共南北兩面的鉗掣，等於是前後門都有虎狼，我們推斷北平可能慌於俄越條約的攻守同盟而不敢與兵犯越，但無法肯定好戰的越共不會向它開啓戰端。西沙羣島蘊藏了豐富的石油，自中共從西貢政府軍手中奪佔後，河內至爲忿慨，不僅認爲喪失了豐富財源，且以在戰略地位上，等於是海防的咽喉可以隨時遭受控扼，蘇俄最近援助它兩艘巡洋艦，及其可能利用金蘭灣軍港，便大有唆使越共爭奪西沙以便它的海軍乘機而入之意味<sup>⑭</sup>。

北越與雲南廣西接壤之地，犬牙交錯，界線不明，一般都祇知中共年來陳列重兵于此一邊境，大有進軍越北以援棉之勢；殊不知越共所增的兵力亦旗鼓相當，據雅加達最近所得的消息，中共在越邊的駐軍雖已減少，但越共的邊防兵力，則反而增至八十萬人<sup>⑮</sup>，可見河內對中共邊境並非祇防而不敢攻。越共一向認爲龍州百色等地都應屬越，所以將曾經侵佔過中國嶺外七十餘城的徵側捧爲其民族英雄<sup>⑯</sup>，在河內建廟崇祀。由此便不難窺見越共的野心，亦不能排除其不會乘棉戰的餘威向中共進軍的可能性。誠然，中共在越南寮國都早已支援叛亂，且無分左右立場，連堅決反共的苗族武裝亦不例外。越共亦以牙還牙，照樣支援大陸叛亂勢力。其邊防軍爲掩護「四人幫」餘黨，曾與滇邊中共邊防軍發生過激烈戰鬥，滇桂地區的中共領導人，亦曾一再號召羣衆嚴防外國侵略。值此大陸民衆，尤其滇桂邊陲到處揭竿而起之際，在越共挾席捲高棉戰勝餘威而傲視中共的氣勢下，由雙方劍

註⑭ 「美聯社」東京電，一九七八、十二、十四。

註⑮ 臺北「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元、十八、五版。

註⑯ 「後漢書」「馬援傳」。

拔弩張所造成的邊境武裝衝突，及互相輸入戰爭，誰能保證不致觸發戰爭？

## 七 對越共南侵的看法

越共計劃的印支聯邦，除南北越、寮國、高棉而外，亦將包括變色後的泰國。當印支三邦相繼赤化，南北越已組成統一政府，永珍亦出現河內的傀儡政權時，曼谷曾得悉其逃入寮境的政客及學生，已組成「愛國陣線」，並在桑怒接受俄越教官訓練，繼後一名投奔泰國的寮共軍官透露：他於參加俄越寮共軍事會議中，得知其赤化泰國的步驟，為以泰共「愛國陣線」名義，先行攻佔東北部建立政權，俾與曼谷政府分庭抗禮，再繼續赤化全國。以致泰國一時人心惶惶，認為骨牌理論難以避免<sup>①⑦</sup>。

至於自印支沉淪以來，泰國之所以並非受到赤浪的衝擊而動亂不安，這固然是由於「東協」國家的團結奮鬥，及其本身的自立自強所形成，而越共與棉共戰爭而自顧不暇，亦為泰國安定因素之一。如今棉共易主，金邊和永珍都已成爲河內附庸，胡志明早年構想的印支聯邦指日便可組成，泰國即將成爲俎上肉。在蘇俄指使下的河內政權，挾印支三邦的廣土衆民，及美國遺留的裝備與蘇俄的軍援補給，其對「東協」國家的侵略威脅，實比印支變色的當年尤爲嚴重。東南亞各國都早有從事顛覆叛亂的共黨，其武裝集團雖都出自中共的哺育支援，但河內亦給予過它們的訓練及指導，對這批造反夥伴也具有相當影響力。棉共既被越共吞併，中共連滇察公路沿線的部隊亦已全部撤離，使它在印支再沒有支援各國共黨叛亂的口岸。這些赤色武裝份子，面臨大陸支援補給的斷絕以及眼見棉共波特集團一面倒向北平的下場，自難免轉而倒入越共懷抱。爲了向中共奪取這批造反夥伴的領導權，河內勢必加強支補，使它們的叛亂從而升高擴大。

蘇俄在此一區域各國有直接訓練領導的共黨，遵循其「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路線，強調「以城市包圍鄉村」，「由羣衆戰代替武裝戰爭」，前此泰國的民主學潮，便是親俄的泰共所發動。莫斯科所倡議的「亞安體系」，在印支赤化時經過大力兜售，雖並不爲「東協」國家所接納，但各國一旦遭到國內共黨在越共支援下擴大叛亂，馴致聯防增兵亦無法遏阻之際，恐不能不屈從以蘇俄爲盟主的「亞安體系」組織，以期藉蘇俄之助，制止越共向鄰邦輸出戰爭。其次，河內原曾要求將「東協」擴大範圍，俾越、寮、棉共都可加入<sup>①⑧</sup>，在上述情況下，「東協」恐亦不能不敞開大門。東南亞局面一旦演變至此，便將成爲蘇俄獨霸地區，美國的勢力祇有完全撤離，中共更無立足餘地。

不過「東協」領袖有人認爲河內有其本身的困難，於併吞高棉後，不但不能增強戰力，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故其在自顧不暇的當前，自無法繼續侵略鄰邦。誠然，河內在戰後三十多年來，年年征戰，田園寥落，兵源不充；在越戰結束後，又以南方

註①⑦ 「泰國當前外交政策之評估」、本刊、十七卷、七期、拙著、一九七八、四、十。  
註①⑧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十二、廿、一版。

叛亂四起，民有貳心；非但不能開拓兵源，反而使部隊仍須征戰，其部份復員軍人，又以遠征高棉，及入寮協防，再受征召，尤其中越邊境所陳的兵力八十萬，即已超過其戰後常備部隊總兵力六十萬人。以致不得不將征召役齡，由十八歲至三十歲放寬爲十六歲至四十五歲，獨子及罪犯亦被召入營。而兵員不繼，不過是越共無法繼續向外擴張的難題之一。他如民食軍糈，無不陷於困窘，更不能配合其野心，所以必須休兵安內，這又是對棉共易主後的東南亞最樂觀之估計。

## 八 結 論

棉共波特集團擁有堅強的組織基礎，及八萬經過長期戰場磨礪的武裝部隊，尤其在中共游擊戰專家編練下的突擊隊，所有裝備及戰法，都是爲了適合游擊戰的要求，對越共正規軍的陣地戰雖然不敢正面作戰，但在退入山區後，就地勢的便利，以主客之勢，其所展開的困獸之鬪，必將造成越共部隊處處都受到糾纏創傷，以高棉人讎恨越南人之傳統，及棉共與越共不共戴天的立場，河內遠征高棉的十二萬兵力一旦撤退，或以一部份移防，其在金邊所扶植的傀儡政權，勢必無法維持統治，除非繼續以重兵鎮壓。

在敵後從事游擊戰的補給來源，一向要靠向敵人反繳械及掠奪，再加上國外的支援。棉共於退出金邊後，其首腦如波特、喬森潘、農謝，尤其以副總理兼軍事首長的宋成，均未退出棉境，顯然都已依照其事前的聲明，一致退入山區與越共作戰到底。由越共部隊入棉後並未與棉共會戰，河內對棉共主力，亦無重大傷亡及俘虜人數的報導，可見棉共雖被戰敗，但其部隊並未遭到消滅或擊潰，祇是轉移陣地，改變戰法而已。棉共既然是有計劃的撤退，對械彈等必早有儲備，且在民族大義號召下所能獲得的廣大民衆支援，無論從敵人或民間掠奪征集物資，都可事半功倍，何況中共負責人在金邊棄守後，依然一再聲言誓必支援棉共武裝抗越到底，更表示它的軍援必將運入棉共山區。

雖然棉共想憑藉殘餘武裝驅逐越共軍祇是一廂情願，但其將河內十二萬入棉的勁旅長期糾纏，使它無法他調轉用於清剿南越叛軍，或回鄉解甲，則爲勢所必然。越南總人口不及五千萬，且以連年征戰，女多於男，其可以信賴的丁男，又祇有人口僅佔半數的北越，而今使用於中越邊防的部隊已增至八十萬人，遠征高棉已達十二萬之衆，在寮國的防軍亦不下六萬人，故其總兵力已高達百萬；加以南越叛亂遍起，到處都需有軍隊鎮壓；海防部隊，亦需經常維持；是其動員的兵力之龐大，非但軍精支出浩繁難以供應，且飽經戰禍以後的民生建設，更無法完成，尤甚者，越共所企望投注的外資既因侵棉而堵絕了來源，在人力資源上亦大感缺乏。如果我們不否認貧窮爲戰亂的根源，則不能不認爲越共在吞併高棉後所企圖的以攘外而安內，結果必將適得其反。

至於印支共產集團今後的貧困混亂，對「東協」國家究竟是福是禍？當視各國政府的決策而定。各國必須確實把握住中立立場，斷不能捲入共產集團爭執的漩渦，最艱難的，當然是泰國的處境。當越棉共戰爭期間，泰國鑒於棉共波特政權的對抗越共，



使河內南進企圖受到牽掣，所以不惜於鄧小平訪泰時，概允中共援棉飛機可以經過泰國領空，並透露曼谷與北平將有軍事合作，這顯然也是爲了中共與河內的對峙，有利於泰國對印支的邊防。尤其一旦越共侵泰，中共在越邊可以進兵攻其後方，因而形成曼谷與北平的關係空前親密，但在高棉易主後，即已時移勢轉，越共由棉寮邊境，都可給予泰共支援。無怪李光耀爲此訪泰，一再勸告曼谷當軸斷不可惹火上身，而泰國政府亦已斷然宣佈中止其對中共援棉軍機可以飛越泰國領空的承諾<sup>①9</sup>。

由於越共急需解決內部的重重困難，及謀求鞏固其附庸的統治，並應付與中共邊境的緊張，在短期之內，勢必無法南侵，但爲爭奪「東協」各國武裝共黨的領導權，取代北平，支援叛亂，則在所難免，至於親俄共黨的民主鬭爭，和莫斯科所推銷的「亞安體系」，亦將乘勢捲土重來，俾與鄧小平所兜售的「反霸」一較長短。所以「東協」各國能否運用共黨集團纏鬥的僵持時間，達成本身的安定繁榮？須視各國領袖的高瞻遠矚眼光，以及高度的外交藝術。

註<sup>①9</sup> 臺北「中央日報」、一九七九、元、十三、二版。

##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

(十六開本，五巨冊)

本書第一、二、三冊，按時序先後編纂，紀述共匪自建黨至抗戰勝利之禍國罪行。第四冊起按專題編纂爲：「農村變亂(一)」——「查田運動」，第五冊爲：「農村變亂(二)」——「蘇維埃暴力分地」等。

工本費：新台幣一千四百元

郵資另加：國內：新台幣二十元

美金三十五元

國外：平寄美金十元  
航空美金三十五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發售